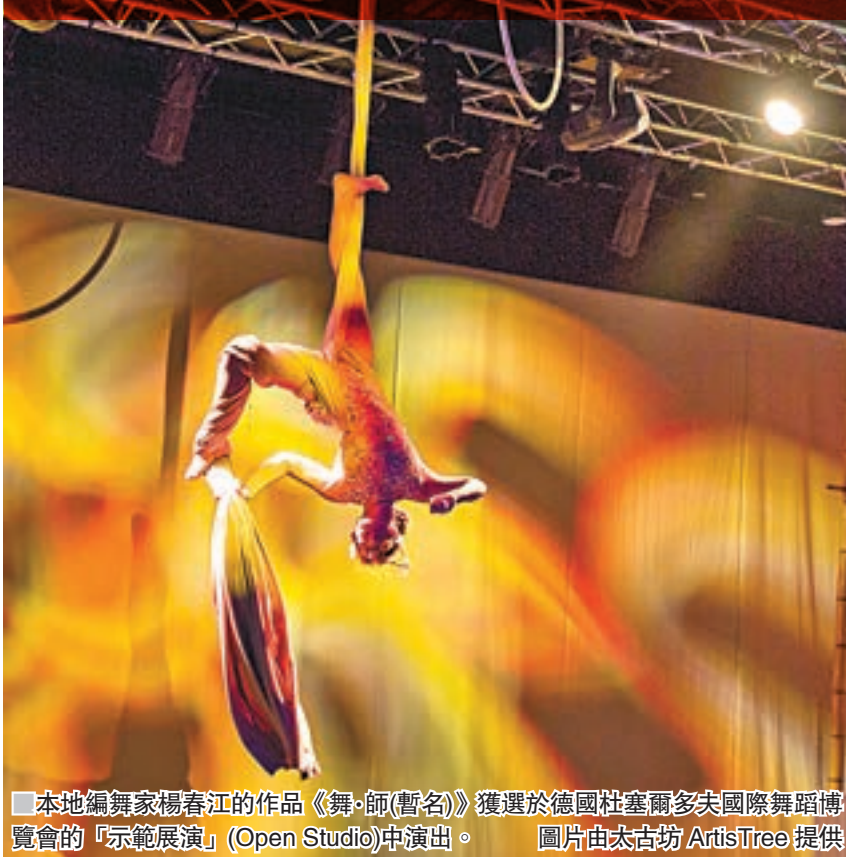


再次出擊德國 Tanzmesse 舞蹈博覽

「走出去，才能反省自己的位置」

今年8月29日至9月1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將與香港藝術發展局攜手合作，率領香港舞蹈藝術家及製作人所組成的代表團，參與兩年一度的大型國際當代舞盛事——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Tanzmesse），這亦是香港自2016年之後，再次出擊大型國際舞蹈博覽會，對業界與藝術家而言都是極佳的實戰機會。 文：草



本地編舞家楊春江的作品《舞·師(暫名)》獲選於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的「示範展演」(Open Studio)中演出。 圖片由太古坊 ArtisTree 提供

行動上與觀念上的突破

2016年，香港代表團在藝發局的組織下第一次出擊Tanzmesse，在藝發局舞蹈組主席梅卓燕看來，是一個革命性的突破。「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沒有一個政府機構肯去承擔這個工作，幫藝術家推向國際市場，直到2016年，ADC很大膽地去做。」她認為，這不僅是一個行動上的突破，也是觀念上轉變的開始。出外交流、參與藝術市場，其目標並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着眼藝術家及其作品的長遠發展。以往許多人理解，覺得外出交流沒有經濟效益，甚至有些人會覺得藝術家是「外出遊埠」，他們不明白走出去的重要，不知道怕怕是人際網絡，也是需要逐步而緩慢地「儲」回來的。

2016年參加Tanzmesse則是一次轉折，「大家更加意識到我們有這個需要，再之後香港的不同政府部門也更加重視類似的活動。比如LCSO會繼續發展「香港週」活動，或者針對大灣區的概念有所規劃；而民政事務局也開始有相關的各種資助，投放大量的資源來幫助藝術家。雖然我們到現在還有一些東西做得不好，但是起碼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今年藝發局和西九聯手合作帶香港代表團二次出擊Tanzmesse，則在資源上實現了更大的共享。「上一屆最大的困難是藝發局的同事不夠人手，藝術家又很多，有點照顧不過來。今年和西九合作，我們既能獲得政府的資



本地編舞家黎德威的作品《So Low》獲選於德國杜塞爾多夫國際舞蹈博覽會的「舞台演出」(Performance Programme)中展演。

攝影：Eric

助，又能分享西九積累多年的 connection。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是一個很完美的組合。資源方面足夠，人手也充裕可以更好地照顧和幫助藝術家。」上一屆的參與，從成果來看也很可喜。梅卓燕說，2016年，香港有六位本地年輕編舞家，包括陳凱、楊浩、馮樂恆、黃靜婷、林俊浩及曹德寶，分別參加了Tanzmesse的「舞台演出」(Performance Programme)和「示範展演」(Open Studio)環節。之後，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收穫了一些新機會，收到駐場或表演的邀約。同時，實戰的經歷也暴露香港藝術家的薄弱環節，不在於作品的質量，而在於如何向來自不同國家及地區的藝術中介、製作人等推廣自己，介紹及展示作品。特別是「示範展演」環節，本就不是呈現完整的作品，而是展現作品的創作理念及發展潛質，以吸引製作人及中介來支持作品的未來發展。「香港藝術家不習慣去展現。」

梅卓燕說，「『示範展演』環節就是對着不同的買家去作簡單的介紹，說出自己背後的理念，談作品的未來發展，吸引大家的興趣，希望可以獲得支持。2016年時，我也看到有幾個Pina Bausch的舞者做了一個Café Müller的版本，也是在那裡推銷。如果想要作品在未來有進一步的發展，這個環節很重要。」第一次參加Tanzmesse，如同實戰操兵。梅卓燕希望今年可以繼續深化之前的成果，加強推廣的力度。「很希望多些藝術家可以有更多的機會走出去。因為反而是去了另外一個地方，且要推銷自己，要談論自己的東西，才會反過來思考香港的位置、自己的位置，這非常重要。不然就很容易像是一輛車般慣性地開，沒有機會停下來想一想。」

將舞獅橋凳帶到德國

藝發局的舞蹈組成員早前推薦了13個本地原創作品給Tanzmesse來遴選，其中兩位本地編舞家黎德威及楊春江的作品《So Low》及《舞·師(暫名)》獲選，將分別於今年博覽會的「舞台演出」(Performance Programme)和「示範展演」(Open Studio)中展演。

其中，楊春江帶領舞者，與郭氏功夫金龍醒獅團合作的《舞·師(暫名)》，嘗試，將當代舞與傳統舞獅相結合，玩味十足。這種跨界的融合嘗試始於2016年香港舞蹈團8樓平台所委約

的《拉人Dance》，舞者跟着舞獅師傅學習，從傳統的舞獅文化中汲取靈感，創造出新的身體動感。「在那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楊春江笑說，那之後他曾帶着舞者與舞獅師傅到日本參加一個國際民族舞蹈的展演，意外發現原來獅子舞的世界「博大精深」，更在盛大的夜晚巡遊中與來自沖繩的獅子舞來了一次即興「Battle」。「好好玩，有很多可能性。」深受啟發的楊春江近兩年來不斷嘗試在不同場合發展當代獅子舞，2017年在太古坊ArtisTree演出的《舞·師》，以及10月即將前往上海的演出，之後11月在香港新視野藝術節上呈現的作品都是一脈相承的不同嘗試。

今年前往Tanzmesse介紹作品，楊春江將此看作是又一次探索作品的機會。「這次去不是完整版的演出，我們想要做一些示範性比較強的。先是師傅去做一些傳統舞獅真功夫的示範，然後我們再有一個當代舞的四人舞，舞者學了舞獅的基本招式和功架，再演變成當代舞。對外國的presenter我們希望去講解怎麼把這些東西吸收融化變成這樣的一個階段，所以不是很正規的舞台表演的形式。」楊春江說，這次會選擇將橋凳帶到德國場地，利用這一可靈活變化的舞獅裝置來向外國觀眾展現舞獅的特色，及其與當代舞結合的可能，也正好為作品的未來發展實現一些新的元素或可能。

實際的效果會如何？期待藝術家回港後再分享！

在穗獨家上演歌劇《戰爭與和平》

馬林斯基劇院全員出動

藝粹短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本月2日，俄國歌劇《戰爭與和平》首次搬上羊城舞台，作為廣州藝術節·戲劇2018的閉幕盛典，不少廣東戲迷更是幸運成為劇中的「路人甲」們，參與到被譽為世界級的「史詩歌劇」演出中。值得一提的是，被譽為「歌劇航母」的馬林斯基劇院，此番全院600多位演員出動在廣州帶來獨家表演。指揮大師瓦萊里·捷傑耶夫剛結束東京的演出，隨即抵達廣州親自帶團指揮。

《戰爭與和平》是被譽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偉大的文學家的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代表作，以1812年的衛國戰爭為中心，反映從1805到1820年間的重大歷史事件。早在1935年初，音樂巨匠謝爾蓋·普羅科菲耶夫就萌生了給這部鴻篇巨作配樂的想法，他和夫人米拉·門德爾松將它改編成歌劇腳本，普羅科菲耶夫傾盡生命最後十二年時間創作而成，直到去世前一年才確定為帶有序曲、題詞合唱和分為兩大部分共13場的版本。而這部歌劇的完整演出是在普羅科菲耶夫去世之後，1959年亮相於莫斯科大劇院。

歌劇雖然與小說相比已經刪減了很多人物，但演出依然需要4個小時，無論是獨唱角色數量，還是群眾演員、合唱團的數量都是極其龐大。此次廣州演出，是「歌劇航母」馬林斯基劇院的一次全陣容呈現，瓦萊里·捷傑耶夫親自擔任指揮。馬林斯基劇院作為俄羅斯歷史最悠久的音樂劇場，在過去兩百多年裡，一直是俄羅斯歌劇與芭蕾的殿堂。

被內地樂迷稱為「姐夫」的瓦萊里·捷傑耶夫是聖彼得堡指揮流派的傑出代表，師出傳奇指揮大師伊利亞·穆辛。此次來到廣州演出，捷傑耶夫在演出前曾表示，聽說廣州大劇院有中國內地劇院最好的演出音效，也有對文化消費非常有熱情的民眾，戲劇土壤也日漸肥沃。所以，非常期待在廣州的演出。

記者也從廣州大劇院獲悉，這部規模龐大的歌劇排演起來也並非易事。由於需要演員人數眾多，目前除了俄羅斯之外，也僅有美國大都會歌劇院、英國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在內的幾個著名表演藝術中心曾排演過這部作品，巡演更是難得一見。

此外，戲迷搖身一變成為歌劇「路人甲」群演的事，近期也感染了很多羊城民眾。據透露，在《戰爭與和平》的小說中，主要人物多達500多個，此次歌劇也需要近400名演員一起完成。其中，有名字的獨唱角色有50多人。主角的閃亮也離不開小角色的襯托，廣州大劇院透露，此次就有不少廣州的「路人甲」們，在歌劇中扮演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角色，比如，威猛的士兵，獨舞的小姑娘。

扮演哥薩克士兵的80後趙杉笑言，家族的阿塞拜疆血統讓他的面孔看起來有些許異國風情，他換上紅色的毛呢軍裝，穿上厚底行軍靴「咚咚」地擊打着地面，再加上化妝師如點睛之筆地為他畫上了兩撇八字鬚，讓他活脫脫成了正在接受檢閱的俄國士兵。

趙杉日常的工作與戲劇沒有關聯，作為一家花藝設計公司的老闆的他非常喜歡戲劇，平時就是廣州大劇院、十三號劇院的常客。他興致勃勃地透露，這次參與馬林斯基劇組的「小角色」排演，導演也會親身示範每一個動作。雖然語言不通，但在導演的感染下，廣州戲迷們搖身一變為歌劇「路人甲」的角色，進步迅速，緊鑼密鼓排練兩天效果就開始出來了。



《戰爭與和平》帶妝排練現場，粵戲迷們幸運參與了該劇演出。 廣州大劇院供圖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什麼是舞台——從「空間會說話」到「文本到空間」

西九文化區與非常林奕華合辦「什麼是舞台」系列放映工作坊，踏入第二個年頭。從去年荷蘭當代劇場，到今年的德國劇場，對於歐洲前沿劇場在香港的引介，不知不覺又多走了一步。去年「什麼是舞台：空間會說話」透過觀賞阿姆斯特丹劇團劇場作品為主軸的十一部劇場錄像紀錄放映，再由香港劇場導演林奕華導賞，進入由舞台美學大師Jan Versweyeld與導演Ivo van Hove打造的劇場世界，及至第二階段Jan Versweyeld的現身說法，剖析其審美和巧思，全方位審視歐陸劇場巔峰創作的種種關隘。今年的工作坊沿用這種「觀賞—討論—沉澱」的構思，把鏡頭轉向柏林列寧廣場劇院(Schaubühne)舞台設計總監楊·帕佩爾巴姆(Jan Pappelbaum)的設計，把焦點轉向「文本vs空間」，一系列活動也被命名為「什麼是舞台：由文本到空間」，先後放映《人民公敵》、《教授白納哈》、《理查三世》、《仲夏夜之夢》、《哈姆雷特》、《海達蓋伯樂》、《玩偶之家》、《驚爆》等共九部作品。

八月上旬的公開講座中，Jan Pappelbaum

先從柏林列寧廣場劇院的歷史說起。列寧廣場劇院前身為一所電影院，二戰後直接改建為劇場空間，實驗不同劇場文本，結果成為相當特殊的歷史合成。劇院內幾個場地可以「打通」，共享演出空間；個別演出空間又可移動平台、觀眾席之間的線條和距離。九十年代東西德合併，表演藝術在創意思潮中波瀾壯闊，場地紛紛落成啟用，戲劇文本與實驗演出，也像雨後春筍般開遍柏林大地。

建築師出身的舞台美學大師Jan Pappelbaum進一步解釋，從建築師專業創建劇場空間，特別重視空間圍繞觀眾，使得觀眾沉浸其中。因此用上360度的全方位設計，有時候舞台如同市集，有時候活像行刑的斷頭台場景，觀眾不純粹是旁觀者，也是合作者，成為博弈、演出的一部分。觀眾參與其中的先決條件，便是在空間設計上引導觀眾進入裝置，包括最常用的短片或聲音的釋放。如《仲夏夜之夢》乾脆用上透明盒子般的空間，觀眾經過泳池、氣球時恍如參與派對，輕輕巧巧便與舞台融為一體。至於球狀的劇場空間，則建構出緊密關係，每位觀眾都恍如坐在第一排直面角色，捲入他人的生命歷

程。開放空間設計如《玩偶之家》，孤零零的工作間壁、冰冷的中產家居、偌大的鏡子等，皆為演員營造表演及心理空間。Jan Pappelbaum甚至把Sarah Kane的《驚爆》，設定在豪華酒店房中發生，最後爆炸把一切摧毀，完美世界變成一堆廢土。華麗與蒼涼皆碾壓於一瞬。

在看待「材質」這件事上，特別能夠體現出Jan Pappelbaum作為建築師的專業敏感度：創造空間與物料材質息息相關。構思《哈姆雷特》，首先圍繞若干核心問題——什麼材質可以代表所有空間？什麼材質可以啟發演員的創作和表演？因應《哈姆雷特》的場景變換頻繁，Jan Pappelbaum直接用上黃銅珠子簾幕供開關和投射外，還找到「泥土」。沙與泥再加上雨水的泥濘、泥沼，把喪禮、墓地戰、哈姆雷特的內心掙扎一一烘托而出。《人民公敵》密封空間中的牆壁都畫上粉筆虛擬線條，結局時卻一口氣把一切塗去。「中場中」牆壁又有活門，劇中人在台上演講、發表公開活動，觀眾的思緒穿梭其中。Jan Pappelbaum亦介紹在改編自莎劇的《將心比心》(按：一譯《一報還一報》)



柏林列寧廣場劇院舞台設計總監楊·帕佩爾巴姆日前到港參加西九「什麼是舞台」公開講座。 圖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中，採用生鏽金銅質地佈景，灑滿積水，加上氧化的青銅顏色和質感，就是奢華但墮落的家族命運象徵。

由此可見，在以柏林列寧廣場劇院為代表的當代歐陸劇場中，「文本vs空間」或「由文本到空間」，原是一種「擬真」的表演藝術創設過程。與去年Jan Versweyeld在「空間會說話」重申的四個舞台美學創作元素——身體於空間的關係、混亂的概念、過渡的概念、燈光的性質——不盡相同，Jan Pappelbaum的建築專業背景令他自然而然在「功能」上開展創作。對於文本的理解、故事背景人物角色情節發展的拿捏，往往決定了如何看人/觀眾在當中的化學作用。畢竟「人」才是建築的主體、演員與觀眾才是劇場所以為劇場的必要條件。如何「擬真」地打開廣闊的想像空間，乃至為文本帶來嶄新的視野和詮釋，一切軟件硬件、匠心紛至沓來，成就舞台美學、劇場構作共同開拓的新天新地。

周末好去處

PMQ「玩創夏樂園」

PMQ元創方今年暑假精心策劃WOW SUMMER「玩創夏日」，活動由「創意香港」贊助，除了為中小學生而設的「玩創夏令營」，踏入8月，PMQ將夥拍創意團隊Create & Yay於8月一連三個周末舉行「玩創夏樂園」，從最簡單的圓和方出發，變出無限可能。以「想·像孩子 Think Like a Kid」及「構·像孩子 Create Like a Kid」兩大主題，設置4大玩創專區，策劃多個意想不到的工作坊，鼓勵大小孩「敢想 Think」、「敢玩 Play」、「敢創造 Make」，玩「創」暑假！

日期：即日起至8月26日

上午11時至下午7時

地點：PMQ元創方地面廣場

